《水浒传》的江湖世界建构

邓碧群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它汇聚群像,描绘江湖,讴歌武侠,追求忠义,为江湖世界提供了模型,有力地传播着独特的江湖文化,渗入进中华儿女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侠义文学的重要对象。本文就《水浒传》展示的江湖世界展开研究,在追溯江湖概念形成以及发展演变的同时,着重探究水浒江湖的要素建构和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水浒江湖世界建构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水浒传》中的江湖世界将分别从水浒江湖的有形要素建构和价值建构两方面论述。其中有形要素建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水浒世界中"江湖人"的组成、活动范围以及江湖行为;关于价值建构,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政治上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上的道义准则。

关键词: 江湖世界; 江湖人; 有形要素; 价值建构; 忠义

中图分类号: 1242.4 文献标识码: J

江湖世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提出与发展

"江湖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问不来的,正如一千个读者可以解读出一千个 哈姆雷特,每个人对江湖的概念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江湖"一词含义较多,地理上的 "江湖"本指三江五湖,后泛指江河湖海、四方各地,有时也特指江西湖南等地,本文对此 不加论述。文学上的"江湖"从古至今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引申出更多内涵。据可考资料 证实, "江湖"最早出自《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双处于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1从字面上理解,双鱼希望能回到曾经两两相忘的"江湖",即它们原 本生活的"泉",是彼此陌路,互不相识的江河湖水,如果再深究其指涉的意涵,可以把这 里的江湖解释为一个能让人自由自在、逍遥适性地生存的所在。这样, 江湖就有了初步的概 念,它是一片容人的天地,活动在这片天地里的人无拘无束,没有生存与人际关系施与的压 力。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与殷晋安别》诗中写到"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2这里 的江湖指的是隐士居住之处。我们知道,陶潜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之称,其出仕而又 隐世的人生历程反映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及所处时代的黑暗,其笔下所描绘的江湖 自然也远离了世俗的名利官场,因而江湖又被引申出一个辞官退隐的含义。而到了北宋,范 仲淹于《岳阳楼记》中写下千古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在文正公笔下,江湖已然成为与庙堂对立的概念,即与封建专制朝廷相对的民间社会。随 着江湖不断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其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人们便逐渐地在意识深处形成并 认同了关于江湖的普遍观念: 江湖与朝廷官府对立, 江湖中的隐士或高人不甘于受封建秩序、 主流意识的指挥控制,摒弃仕途,以飘渺傲然之姿,遗世独立于江湖之中。

² 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¹ 庄周.庄子[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³ 钟嵘.诗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⁴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二) 文学江湖与现实江湖

因为文学上的江湖含义具有的自由性和不受王法约束性,其常常被武侠小说引用,作为豪侠英雄们闯荡行走的社会,至唐代,江湖已经成为豪侠小说故事开展的固定背景5。在这个江湖里,无论是谁,只要你有心有力,随时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侠客。侠士们完全远离了庙堂法律的制裁,也摆脱了穷苦人民维持生存的辛劳与忧虑,风风火火,无所畏惧,怀着侠义心肠,行侠仗义,一刀一剑走江湖。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有两个必要因素:"武"和"侠"。"武"即武功,或者说强于普通百姓的斗争实力,小说中不需要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但若无一人会武功便写不成武侠小说:"侠"指侠义,诸如惩恶扬善、扶危救困的正义精神,是行走江湖的侠客们所奉行的道德标准。经过文人的想象与加工,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中是非分明,善恶昭彰,侠客们萍水相逢便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专好打抱不平,英雄和恶魔都极为典型,甚至职业化。然而,这样的武侠江湖太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因此被华罗庚教授称为"成人的童话"6。

真实存在的江湖必然没有武侠小说中渲染的那样夸张,真实的江湖被研究者赋予另一个名称:"游民社会"⁷。这个社会里的人不属于"士农工商"的任何一类,是被正统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生存在这个底层社会中的人们失去了合法稳定的谋生手段,也需要为了生计而劳碌奔波。但相较于构成社会主体的四民,他们又是远离王法管制的游民,更确切地说是遭到庙堂法制排挤。游民强大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法律条文对他们的约束力。游民江湖不断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共同体,衍生出特定的江湖秩序。如我们言传意会的"黑社会"便是一种现实的江湖。

水浒江湖

《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好汉们杀人放火、结义受招安的波谲云诡的故事。如果把封建专制正统社会比作日月,水浒世界便是那璀璨的星空,好汉们宛如其中闪烁不灭的明星,风云际会相聚一堂,便熠熠生辉敢于同日月争光。书中多次提及江湖,似乎作者隐隐地也将水浒社会归类为江湖世界,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水浒好汉们生活的世界等同于前文所述的江湖。其一,水浒江湖不能同等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它没有严密成熟的体系,是个松散的结构,其遵循的秩序准则也并不明朗,好汉们不一定都行侠仗义,甚至可能恶贯满盈,善与恶之间的评判充满了复杂多样的因素。相比于那个光怪陆离的武侠江湖,水浒江湖有更多原生态的现实故事,显得更质朴自然。其二,水浒中的江湖也不完全是真实的江湖,真实的江湖具有浓厚的世俗气息。水浒江湖虽然也如游民组成的江湖一般,三教九流无所不聚,但游民的所思所想,无外乎是基于维持生存的基本要素——油盐柴米,是极其市井日常的,正所谓"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8。而在水浒中,好汉们义薄云天,仗义疏财,挥金如土,真实的江湖中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

无论是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还是真实社会中的江湖,大多数情况下,江湖与正统社会、主流意识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江湖所包含的地理范畴,即江湖人生存的空间也是极其狭小的。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游民挣扎在主流的边缘,其影响微乎其微。而水浒中的江湖,不再是与主流社会完全对立的形态,而是与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江湖与庙堂的关系是水浒江湖最大的特点,就好比那满天繁星之于日月,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甚至不分你我,杂糅一体。水浒江湖里的好汉们除了底层的游民,还加入了一大部分封建正统人员,如官僚、地主等,其中部分人在主流社会中的声望、地位很高,更兼在梁山聚义的过程中吸收了大批朝廷军官。一般人从稳定的主流社会身份流落成游民,心理上已是倍受打击,极度失落,何况是这些食禄为官的

_

⁵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⁶ 张中江.侠者梁羽生[J/OL].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05/1551586.shtml.

⁷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⁸ 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第 601 页.

⁹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庙堂成员。即使他们像是暂时地被庙堂赶下了疆场,但他们从来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个庙堂分割干净,有朝一日重回主流是他们永恒而执着的信念,对抗朝廷,也只是一种曲线回归的途径而已。

(一) 水浒江湖的有形要素建构

1. 水浒世界中"江湖人"的组成

古代人们很早就知道将庙堂跟江湖分开,庙堂永远是主流,江湖一直处于边缘,生存其中的江湖人怀着着天然的自卑心理。将击剑任侠,打抱不平,行走江湖作为初心的人寥寥无几,也许只存在于文人笔下虚构的武侠小说中,也许只是无知轻狂的少年做的大侠梦。真实的情况是,底层的人民吃了点苦头立即丢了初心,假惺惺地含着热泪摇尾乞怜,选择了投靠衙门权贵,从此告别了江湖险恶的日子,过上了只要学会一点点投机和察言观色便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甚至无比热情地加入了欺负仍在江湖中沉浮的游民的队伍。于是,最初与传统暴力秩序相对抗的江湖游民,转眼间成为了传统暴力秩序的一部分,以致整个封建社会"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10,社稷丘墟,苍生涂炭。一个王朝的腐朽衰败,从来都是因为奸佞霸道,祸起萧墙,《水浒传》中贯穿始终举足轻重的人物高俅便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

俗话说,同人不同命,不是每个落魄江湖的游子都会有高俅的际遇,能从"破落户"一跃成为朝中殿帅,脱离江湖生活。大多数江湖人士终其一生都挣扎在江湖的水深火热之中。江湖因人而在,各个阶级阶层的人都可能被主流社会排挤出来,江湖人的构成也是十分复杂的。要分析水浒江湖,就必须先了解构成这个江湖的都是些什么人。梁山这一百零八人(名单参见附表),本文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 强盗土匪、地痞恶霸、流氓无赖、小偷, 无业游民

之所以把这些人列在第一位,是因为他们是江湖人中典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梁山好汉中人数规模最庞大的一支,是梁山的中坚力量。即使没有水泊梁山,他们也不会绝迹于这个江湖。他们入江湖的原因大都是自己原来的生活坏境太差,不满现状,想追求更舒适自由的生活。可是只要他们的欲望稍微得到了满足,便安于现状止步不前,所以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王伦时期的梁山团伙,邓飞时期的二龙山团伙,以及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夫妇,都是以打劫为生的专职强盗。揭阳岭的李俊、李立,揭阳镇的穆弘穆春,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号称"揭阳三霸",其实就是三股杀人越货欺行霸市的黑社会势力。而时迁本是职业小偷,白胜石勇乃无业游民,还有江湖上许多做"私商"的人都属于这一类人群。

(2) 遭奸臣陷害, 走投无路的军官

很多人将梁山聚义定义为官逼民反,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水浒好汉当中真正意义上是被朝廷逼上梁山的无非是林冲一人。妻子被高衙内所缠,自己遭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的林冲仍选择忍受,期盼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官场,直到自己被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退,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才铁了心要与官场决裂,雪夜上梁山。林教头的遭际强烈地反映出大道崩坏,良善之辈流离失所,安身立命越发艰难的社会镜像。遭遇类似的还有杨志,相继丢失了"花石纲"和"生辰纲",同行虞候污蔑他与贼匪勾结,因此不得不浪迹天涯。

(3) 为情义所陷,负罪在身的亡命之徒

鲁达为金翠莲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后又因救护结义兄弟林冲而开罪高俅;武松为报兄仇斗杀西门庆,而后因答谢金眼彪的知遇之恩醉打蒋门神,得罪张都监等人;还有花荣、戴宗、李逵等人,本是朝廷的官吏,却都因为朋友间的一个"义"字而舍命救宋江,纷纷弃官落草。诸如此类的还有为兄弟义气免杨雄受辱而智杀裴如海的石秀,因护母枷打白秀英的雷横等。梁山的第一头领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因义入江湖。这些中的大部分人身上都

¹⁰ 罗贯中.三国演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有一种武侠小说中所推崇的"侠义"精神,有明确的是非观,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最接近于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这类人容易入江湖,也多在江湖中。

(4) 大财主, 大地主

小旋风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嫡派子孙,因祖上有让位之功,在宋朝官僚中得以跻身贵族,卢俊义为河北大名府的员外、富商,两人都是有名望的社会名流,也因好结识江湖好汉、仗义疏财在黑白两道都声名远播,还有李应、扈三娘原本也是富有的地主大户。虽然他们本就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绝对坚守自己在主流社会的资源(身家与名望),结交江湖人士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目的或喜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放弃现有身份和地位而甘心流落江湖,沦落为主流社会的附庸的。

(5) 部分知识分子、手工艺者、大夫、江湖艺人及流动商贩

吴用原是一名教书先生,神算子蒋敬出身于落科举子,弃文从武,李忠以卖枪帮药为生,薛永以舞枪耍棒卖艺乞食,这几人出于对美好生活的诉求都主动落草。像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神医安道全等人,他们本身只想做一个良民,凭自己的本事完全可以安生,若非梁山相迫,于其本身没有为寂的理由。

(6) 农民、渔民、猎户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水浒传》一直都被定义为"农民起义"的小说,纵观全书其实不难发现,真正与农民有点关联的只有以打渔为生的阮氏三兄弟、打猎的解珍解宝,名副其实的农民只有陶宗旺一人。然而陶宗旺早早就在黄门山落草为寇,以剪径为生,为的是个人欲求,而非反对封建压迫。

(7) 招降的朝廷军士、政府官吏

青州指挥司统制秦明、兵马都督黄信、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郓城县马兵都头朱仝、京师金枪班教头徐宁、汝宁郡都统制呼延灼、蒲东巡检关胜、北京上将索超、东平府、东昌府兵马都监董平、张清等等。这些官员都是一身本领,有的甚至掌握一定的实权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客观来说,即使朝腐败,也不至于对一些官吏的前途造成致命影响,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对一官半职趋之若鹜,更何况这些忠心耿耿战功赫赫的朝廷重将。他们中的很多人上梁山,根本不是出于自身意愿,多数只是在宋江等人威逼利诱之下作出的无奈之举。

至于像公孙胜这等具有超乎凡人法力的修道之人也被纳入梁山,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 扮演了一种另类人才,充分体现梁山好汉囊括了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如果从江湖是主流社会 的边缘这个视角来说,他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暗示了这个主流社会对边缘人士的残酷压制与剥 削,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如果从水浒江湖最终以招安为目标的角度来说,公孙胜的加入 无非显示了梁山好汉人才济济,无所不能,拥有强大力量,这也成为与朝廷谈判招安条件的 一个有力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类的各色人等中,若是在太平社会,朝廷的军士官吏,和一般遵纪守法的"农工商"三种群体,皆为封建体制下的顺民,是很少出现在江湖中的。但是在《水浒传》这个特殊的江湖中,除了第七类在朝官吏,其余的几种人都或多或少与江湖有关系,或者像第一类人完全是典型的江湖党,或者像第四类财主地主同时混迹于黑白两道。那些被招降的军士在上梁山之前并非完全江与湖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江湖外号,这些外号绝不会是朝廷官吏为了相互吹捧才传播开来,人若不曾涉江湖,江湖上就不会平白无故有关于他的传说。

2. 水浒江湖中人的活动范围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徐克导演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前面分析到江湖人的构成包含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们活动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流动性极强,所以有"人踩过的土地皆可以成为江湖"这种说法。然而我们习惯性地将江湖理解为一种社会空间,而不是专指某个地理范围。

(2) "流动"、"隐性"、"无形"的江湖

一般来说,由于组成江湖人的是被主流社会所排挤的游民,他们的谋生活动也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甚至会遭到正统力量的压制迫害,所以不得不选择隐蔽而神秘的方式开展,因此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江湖具有"流动"、"隐性"、"无形"¹¹的特点。水浒中的江湖自然也具备这些特点,梁山大聚义之前,时迁、白胜、石勇等都是典型的游民,他们是没有职业的闲汉,他们与阎婆惜、白秀英等江湖卖唱的游民一样,在社会中流动游走求生,过着居无定所没有保障的生活。游民当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摇身变为鸡鸣狗盗的梁上君子,或者说绿林中剪径的强人,亦或是谋财害命的黑店老板,江湖名号听起来似乎很厉害很唬人,但是这些人的行径仍为主流社会所不耻,见不得光,胆子再大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在人多的地方做这些"黑"勾当,只能隐秘地进行,换句话说,江湖人活动的范围只能潜伏在主流社会的背景之下。

(3) 相对稳定的江湖组织

于梁山聚义之后,好汉们巩固了根据地,打响了"替天行道"的江湖名号,攻打城池劫取钱粮也变得明目张胆,简直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干就干的事业。这时水浒江湖中的好汉们便得以安稳,江湖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也相对稳定下来。其实这种相对固定的江湖形式在梁山之前已经存在,诸如少华山等占山为王聚众为匪的强人团伙在水浒一书中比比皆是,只是规模较小。梁山好汉们虽然还是强盗土匪的身份,但也敢在台面上公然与朝廷叫嚣对抗,江湖游民啸聚山林一举蜕变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武装的共聚大义的梁山王朝,水浒江湖变得相对固定,凸显于主流社会,成为有形的组织。

3. 水浒江湖中的行为

对众多读者而言,阅读《水浒传》,往往会浮现出一百单八位好汉英雄事迹的图景,进而认为梁山好汉聚义是一件光荣且伟大之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该小说对好汉暴戾滥杀行为的迷恋却值得反思。

林冲初上梁山时,遭到王伦排挤,开出入伙条件"投名状",林冲毫不迟疑便应允了这条戮之事,转身便下山寻找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尚可以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¹²这句话来为林教头辩解。武松和宋江为报己仇分别将张都监、黄文炳一家老小杀尽,这件事我们也可以说是好男儿血性方刚、快意恩仇的表现,并且他们都有杀人的理由。但是诸如啸聚山头抢劫杀人的绿林盗贼、在孟州道揭阳岭开黑店卖人肉的张青李立,与人口角便杀人全家的孔家兄弟,杀到兴起就对百姓"排头儿砍将去"的李逵等等,这些不问理由滥杀无辜的人也被称作"好汉",实在令人费解。

《水浒传》中提到张青与武松"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 ¹³张青开的黑店有三等不可坏之人,第三便是流配的罪犯,"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 ¹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江湖好汉"其实与人品好坏,为恶为善无关,只要有本事、敢杀人便满足了当一条好汉的标准,好汉尽做些杀人放火,甚至是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的事,便具备入江湖的资格。江湖人本就不是干净的,为了生存不得不从刀口上舔血,又有几人能够独善其身。水浒好汉不等于侠客,他们不一定匡扶正义,有时他们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正义性可言。从这个角度很明显可以看出水浒江湖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在本质上有着很大区别,游民们在生存的压力之下,几乎视道德伦理为浮云,水浒江湖更接近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江湖,换个词就是"黑社会",对主流社会来说是极不稳定的威胁因素。

不同于真实江湖的是,水浒中的好汉们虽然默认了一套偏离政治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 行为方式,但他们也有认同并推崇的一些道义行为。第一、仗义疏财,礼贤下士。江湖中好 汉无数,但是能声名远扬,众人都钦佩得五体投地肯屈身投靠的只有那么几个,如晁盖,柴

13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 367 页.

¹¹ 王学泰.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¹² 古龙.楚留香传奇[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¹⁴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 364 页.

进,如宋江。第二、讲江湖义气,知恩图报。鲁智深于林冲,武松于施恩皆因如此。水浒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是出于道义,更多是出于这种江湖义气。第三、为人豪爽,处事洒脱。好汉们不需要义薄云天,但一定要豪情万丈,大大方方结交江湖好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第四、不近女色。宋江就曾对王英说过:"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¹⁵"溜骨髓"就是"好色",好汉不近女色,只因"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这几种行为在江湖好汉的心中的地位,就如同学雷锋做好事在我们心中一样,是江湖所提倡的榜样行为。你有这些行为,会得到众人称扬,没有也不是什么罪恶,只是会"被江湖人所耻笑"。

(二) 水浒江湖的价值建构

1. 政治上的规章制度

江湖本身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原就缺乏王法的约束。从前面分析的水浒江湖的人物组成和行为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江湖是一个违法的社会,械斗、持兵、抢劫、伤人都是重罪,何况水浒好汉们大多数是负罪之身。因此,在松散的江湖当中,正统社会的法治条例约束力量极弱,对江湖中的人及他们的行为基本不构成威胁。

在水浒江湖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江湖组织团体——水泊梁山。在已经被边缘化的社会中求生存,梁山好汉们群雄聚义,壮大梁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要巩固事业,团结内部,建设强有力的民众基础。那么,组织内必然要纲纪严明,否则人数众多,人人称兄道弟的梁山迟早因内讧和扰民而断了发展道路。

很明显,梁山在宋江的带领下,制定了一套法规,铁面孔目裴宣任定功罪赏罚军政司总管,完成了梁山的军事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明确了梁山泊义军的行动纲领。出征时不得叨扰百姓的命令,梁山的"军令状"等都是法规得以实施的体现。

但是梁山泊毕竟不是法治社会,多数情况下头领的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一切,大事还是由宋江一人定夺。况且梁山始终摆脱不了江湖,好汉们要讲究江湖义气,军政司制定的赏罚条例对众多头领来说根本如同一纸空文。如宋江几次要处斩李逵,但是没有一次执行,裴宣在严格执法和兄弟情义之间相当尴尬难堪。但是梁山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头领以下那些当兵的为民的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2. 思想上的道义准则

(1) 义气

游民江湖的流动性很大,江湖人之间若不相互帮扶就很难生存,江湖人喜欢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¹⁶。然而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来说,他们靠什么来维持这种兄弟情义呢?江湖义气实际上就是作为游民群体自发形成的一种维系保护机制,义气在水浒江湖里也成为了凝聚一切的内在力量,聚义,聚的便是这江湖之义气。江湖义气便是江湖人的江湖道德标杆和行为准则。所谓江湖义气,主要表现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知恩图报、两肋插刀。因为江湖需要义气维持,所以表现江湖义气的行为便备受好汉推崇,江湖也极为尊敬那些重义气的人。

宋江时常接济他人,为人极仗义,被称为"及时雨",江湖上声望很高,所以在他被发配江州落难时可以一呼百应,合众之力,抵抗朝廷。讲究江湖义气对走江湖的人来说确实大有裨益,可以躲过风险、获得人情关怀等,而像宋江之流,则可以凭借江湖义气对那些慕名而拜的好汉们发号施令,等于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江湖力量,其凝聚力是朝廷的武装力量永远无法比拟的。好汉们之间的义气常常表现在为兄弟之间可以舍命相助,比如招安后征辽归来很多兄弟已萌生退出之心,但是李俊也表示要先陪兄弟们一同征方腊结束才离开,战场上徐宁为救郝思文折返结果中药箭而亡,足以见情谊之深厚。

_

¹⁵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 425 页.

¹⁶ 论语 · 颜渊[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第 173 页.

但是水浒中的江湖义气存在着严重缺陷,比如在瓦罐寺,崔道成因强占寺院被鲁智深所杀,但是当他发现自己认识的史进也在林中做了剪径强人时,他却欣然支持。又如,宋江在途经清风山时被燕顺王英一伙人所执,若他不临时喊出自己的名号,恐怕早就被剖心挖肺做成醒酒汤了。由此可以看出,江湖中的义气,不等于正义,而是不顾国家法度,没有是非观念,也没有道德底线。律的核心在"王";德的核心在"社会公众";而义气的核心则在"我"。17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我的兄弟,我便可以为你的一切行为两肋插刀,但是他人生死与我无关,可以任意剐杀,这就是狭隘的江湖义气下的双重标准。

梁山好汉共聚一堂,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人都十分义气,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些原本就属于江湖的强盗土匪、恶霸流氓,还有无路可走的杀人犯,如林冲、鲁智深、武松等,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真正的江湖义气,但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中的多数朝廷官吏,地主财主等,原本可以在主流社会中意气风发地过着安稳日子,是梁山为了积聚力量将他们拉下水,打破原有的平静生活,让自己家破人亡断了后路,而造成这罪恶的魁首便是后来的自家兄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反抗朝廷的贼寇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不可能永远都安心呆在梁山之上,与那些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称兄道弟。至于他们能够暂时安于梁山的理由,宋江对每个降士都说过:"宋江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其真情,一同替天行道。"18他们的江湖义气,基于这样一个承诺而已。

(2) 忠心

水浒又称为《忠义水浒传》,无疑,水浒江湖中"忠"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主旨。水浒倡"忠义",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¹⁹。梁山好汉中包含有关羽、呼延赞、杨业的后人,而且他们在天罡地煞中的排名是极其靠前的,三位先祖在历史上都是因忠字而流芳百世,这似乎也是一种对梁山"忠"的暗示。

尽心为忠,这里所说的忠心,和上文中提到的义气一样,在梁山好汉当中也是因人而论。那些江湖起家,将梁山视为安身立命的居所之人,自然是忠于梁山,忠于他们共同建设的家园。而以宋江为代表,及他背后的一部分人,包括纳降的官吏,被牵连的财主地主,无辜入伙的良民,他们至始至终都不曾将自己隔离在正统体制之外,梦想着有朝一日重返主流。宋江于瑞龙镇三岔路口送别武松时曾说:"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20短短数语,便将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曾经的大宋朝廷一员,他一直都对仕途充满期待,他也深知只有仕途才能让他得到世人的敬仰,而不只是做一群贼人的头领。这句话也揭示了日后水浒好汉们将要踏上的是何种道路。自从宋江上梁山,水浒世界就不再是单纯的江湖世界了,而多了一份政治气息,他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忠心的对象,是正统社会的最高权力,是忠君。因此在晁盖死后,宋江一旦掌握领导实权,便迫不及待地将"聚义厅"换成"忠义堂",高举"替天行道"大旗,担起"护国安民"重任,早早为招安铺开道路,聚义成为尽忠的途径,尽忠才是聚义的最终目标。在做了长期的争取工作,梁山忠于成功受招安,宋江等人历经不少曲折道路,最终使自己的团队又重新回归主流社会,后来率领梁山弟兄们破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走上一条真正的"替天子行道"的生涯,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很多人反对宋江的招安路线,为梁山好汉最终战死疆场而痛惜,殊不知,有志向的人谁愿意一辈子庸庸碌碌永生永世沦为被正统社会所不耻的草莽流寇呢,无论是忠于君主朝廷,还是忠于梁山事业,梁山好汉都算得上是一群忠义之士,好男儿大丈夫为国尽忠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总好于空老泉林之下,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那是荣耀,并非耻辱。

(3) 平等

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平等,所以这里所说的也只是相对于那个时期的正统社会,水浒江湖显得更讲究平等。水泊梁山一向是论称分金银,梁山聚齐一百零八位好汉,几乎涵盖了

¹⁷ 吴闲云.吴闲云揭秘水浒传: 黑水浒[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¹⁸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 750 页.

¹⁹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M].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第 13 页.

²⁰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第 420 页.

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社会上的所有成员,他们在梁山以兄弟相称,歃血为誓,同忧共乐,同生共死,共聚大义,上下一心,达到空前的团结,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大军团。在这个军团里,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干,都有资格分享梁山的成果。至少没有出现朝廷中的阶级压迫,集团倾轧的局面。

(4) 正义

梁山之于江湖的区别是"替天行道",对于一群强盗团伙来说,这个旗号显得那么虚假和言过其实。但是因为梁山选择了招安这条线路,在宋江领导下,梁山下的过往客商任从经过,在行走江湖时制定了严明的军法,就算是打仗,也力求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主动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而在江湖中的其他强盗,通常是只劫富不济贫,梁山做出如此举动,等于放弃了部分江湖行为,而多行义举,比之高俅率领的王师更像一支正义之师,更深得民心。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都是于社会有益的正义行为。

(5) 勇敢

"勇敢"与"忠义"常形影不离,好汉的忠义需与勇敢相伴,方可自由闯荡江湖。忠义使一个人内心澄明,而勇敢则让一个人敢作敢当。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如果将主角换成胆小怕事之辈,遇到不平畏畏缩缩,只想着明哲保身,那恐怕就是另一则故事了。

对水浒江湖的评价

施耐庵将一批"杀人放火"的强盗,"十恶不赦"的罪人写得可敬可爱,歌颂他们的超群武艺和反抗精神,说明作者在思想倾向上对水浒好汉抱肯定态度。征辽归来的路上,宋江等人路经双林渡,见燕青射雁,有感而发。将鸿雁形容为礼义之禽,并以梁山弟兄类比。这是对梁山兄弟们真正的评价,即江湖世界理解中的"仁义礼智信",不说贯穿一生,但在他们的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这些品质。正如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曲唱到的一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水浒好汉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但是聚义时个个热血,英勇无敌,那股敢作敢当的精气神令人心驰神往。人性复杂,人的善恶更是不能简单地根据他一时的行为而下定论。

结语

水浒江湖是一个追求忠义的江湖。"忠"与"义",是我国古代儒家推崇的重要道德伦理标准,"竭忠尽义"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值得赞颂和发扬的一种精神。《水浒传》中的江湖,是现实中被边缘化的江湖为了重回正统社会,而赋予自己忠义的主流意识,替天行道。水浒好汉们的出身是半草莽半官吏,主张招安的人成为梁山主体,他们的意识形态无限接近主流社会,忠君护国也成为了梁山的政治纲领。为了这番大事业,过程中江湖好汉们进行的那些杀人放火的残忍毒辣的行为被作者一笔带过,有意淡化了江湖人的罪恶。

其实水浒江湖并不是值得我们在现实中大肆提倡的社会模式,那些水浒好汉们的的结局或许也在告诉我们,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江湖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隐含何种无奈,高尚或龌龊,永远都不值得原谅,我们为人处世的最终归宿还是遵纪守法,讲究道德伦理的主流社会。

参考文献

-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 [2]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 [3] 古龙.楚留香传奇[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 [4] 李勇.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 [5] 论语·颜渊[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罗贯中.三国演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7]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M].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 [8] 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 [10] 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11] 王学泰.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12]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9.
- [13] 吴闲云.吴闲云揭秘水浒传:黑水浒[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 [14] 杨伦.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秩序[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 [15] 张中江.侠者梁羽生[J/OL].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05/1551586.shtml.

- [16] 钟嵘.诗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7]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18] 庄周.庄子[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The Construction of Outlaws of the Marsh's Triad Society

Deng Biqu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Outlaws of the Marsh" was originally called "Jianghuhaoke Biography", which brings together various characters, depicts the political arena, eulogizes martial arts, pursues loyalty, provides a model for the Jianghu world, exerts an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artial arts novels' writing of later generations, has always been the important object of academic study on literature of chivalry. This article laun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Outlaws" showed the world arena,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Jianghu's concept, while focusing on exploring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s element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Jianghu world' construction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fully and deeply, vi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element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constituent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the activities' scope and the behavior of people living in Jianghu; the links between the elements are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politics, and the moral of ideology.

Keywords: Jianghu world; tramp; material factor; value construction; loyalty

作者简介:湖南大学文学院硕士